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品藻古今人物

古今詩人雖各有評而摠論諸賢不客類析者復萃于此

韓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泝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學變夙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渙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闢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募敷柔肆紆餘奮猛



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散能
 數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椒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
 妻滌器開巴粵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
 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幾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
 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充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
 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錢
 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
 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冠盜先為有力者所獲

搯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若漢

六代

顏延之常問鮑照已與吳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蒲眼南史顏
 延之傳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
 落花依草南史梁丘遲江摠傷於浮艷南史本傳

初白芙蓉彈丸脫手

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吳運為初白芙蓉
 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白芙蓉非
 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
 吳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輪寫便

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林

評鮑謝諸詩

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吳運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列柳子厚孟
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
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
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
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
於唐蓋唐自天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
衰赤耳雪浪齋日記

品藻古今勝語

宋本法字空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
奇求之尔此詩之工正在無所意粹然与景相遇備以
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
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
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非所法則曰高臺多悲風亦
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
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
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迹來作者寢以成俗逐乃句
無虛語々無虛字牽聯補衲盡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
其久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拍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石林詩話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非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五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弥甚含毫瀝思魏晉弥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琴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覺先乃君子建之牢籠群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駱賓王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外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

李太白集

左大冲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々有世表意

宋子京

鮑昭淵明

鮑昭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取

論子厚樂天淵明詩

子厚之賦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々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

兩志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樂寬夫詩話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曾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矣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夫耳後山詩話

四家集

王荆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筆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雕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者翡翠蘭若，上未制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冢，此韓愈所得也。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夫

老杜弟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

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夫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閔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夫疑優或人又謂曰：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而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爾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若溪

詩句偉麗

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

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
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 東坡

氣象雄渾句中有力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突言外之意
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
角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
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
破蔡列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
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

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列遠而大體也林

評唐人詩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
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
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曆元和間諸人可改
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穉者予嘗觀
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
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盃試北望還欲淚
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
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
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蔡

裴迪五舟

王摩詰韋獺列集載裴迪五舟唱和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竟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竇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遠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轂鯨車狼家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一人非唐中葉以來嚶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埋滅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觀兩詩趣尚其胸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為幸也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列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浪仙誠有警焉視其全篇意思殊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外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饒肌滌骨水望霞綺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擢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藥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其所作登冥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

宋本此字漫漶

二字漫漶

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直兒童語也寄
喻亮云寒燕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
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
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亮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
鬚稱心寺中島云雲接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
人又云窓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此有
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鍾白猿垂樹
窓邊月紅鯉驚釣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
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韻語陽秋

苦吟句蹈襲句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个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裏清吟
苦舢艦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
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
能取唐人語而撥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
余嘗以此語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
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
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
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
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杜牧文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

搜天翰地覓詩情元稹白集序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外平公主盛集
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國史補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床頭曆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大瘦生之
句予與生字初不當輕重漫叟詩話

詩言志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墻高百尺莫令墻外俗人看
晏臨淄曰何用粉墻高百尺任教墻外俗人看處士之
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蕭愨

蕭愨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其蕭散宛然
在目何遜詩清巧多形似之言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
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孝綽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
輒詠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顏氏家訓

蔡伯納詩評

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
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
似入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
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夙韻
黃太史詩妙脫蹊逵言侔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

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隨在玄妙
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
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
時雜滑稽故宋逢蘊籍草蘇列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
琢成妍唐人有到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
有野態劉夢得詩法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
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
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
齋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
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麗踈與柳列詩若捕龍蛇
搏見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服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

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入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
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夙骨一番去清新似方學語小
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
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夙調高華片
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
而三嘆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
者留心既久故閑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
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西清詩話

評本朝諸賢詩

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醞醅乍熟登山
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

皆聞見難可著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巖木春拆
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
鈍梅壘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見之不覺
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
其適口者少矣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
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
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耶復齋謾錄

溫公忠義之志

溫公居洛當初夏賦詩曰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
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義之
志繫見於詩矣東坡

王蘇黃杜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
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已云荆公晚
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著者俚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

啁啾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入題詩末兩句云離鷺只說閨中事豈犢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

四雨

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沈杏花雨為佳予謂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々風却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嘗欲轉移兩句作溶々院落梨花月淡々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綃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休齋

先得之句

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鈞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鈞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旬日方足成日簷垂冰筋晴先滴草屈金鈞綠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

一句其最警者是也 湘江詩話

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
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 池館無人燕雀飛不若空梁
落燕泥也 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曾薛
道衡峻潔可喜也 隱居詩話

甲舍翁火爐頭之作

杜彬好評詩李建勳匿孫勳于齋中伺彬至以勳詩訪
之彬曰此非有夙雅但得甲舍翁火爐頭之作爾勳遽
出護彬曰非有夙雅固聞命矣擬甲舍翁無乃太過乎
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甲

議

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
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 天門豈可掉臂
入乎此久必不忠 後果如其言 高齋詩話

古詩

晦庵之論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

誠齋之論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偈三歎之邑

誠齋評五言長韻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詩一百韻真絕佳也

誠齋評五言長韻要典雅車大

虞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子美云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
碧尾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李
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大極是夕降
元精

誠齋評七言長韻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
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
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
落筆自絕矣

律詩

陵陽論王介甫律詩

王介甫律詩甚是律詩篇少作曲子唱得蓋律不止
平側二色當分平上去入四色且有清濁所以古人謂
之吟詩色律即吟詠乃可也僕曰魯直所謂詩源皆可
絃歌公之意也室中語

金針詩格

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又如海鷗
風急鷺鳳傾巢浪拍禹門蛟龍失穴第二聯謂之領聯
欲似吳龍之珠善抱而不脫也亦謂之撼聯者言其雄

贍道勁能揮闔天地動搖黑夜也第三聯謂之警聯欲似疾雷破山觀者駭愕搜索幽隱哭泣鬼神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

誠齋非金針

誠齋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末乃善之善也子美車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白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誠齋評七言律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車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絕句

誠齋之論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表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嬾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虫豔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暗香一陣連風

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
牧之云清江漾々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舡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
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玉更夙韓
渥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
看介甫云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
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
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四句皆好矣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

三百篇

晦庵謂學詩者必本之三百篇

詩之為經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
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
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
以體之察之德性顯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
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
三百篇情性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於此是

亦淺矣

晦庵論讀詩者詩之法

詩、頌、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頌、是先將那詩來吟味、四五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又吟、詠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詩、全在諷誦之功。看詩、不須着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々地涵泳自好。因論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然恁地好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

晦庵論國風雅頌

三百篇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之詩、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晦庵論六義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一條乃三百篇之綱領管轄。風雅頌者、音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音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經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

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碧溪論四始六義

古今言四始六義者多矣無若伊上老人之說當也若如鄭說則二者相亂夙雅頌既重出賦比興終無歸着四始者言夙賦雅頌之四種六義則凡詩中皆有此六義也一曰夙非國夙之夙五曰雅六曰頌非大雅小雅之雅商頌周頌之頌也詩固云夙夙也教也凡夙化之所繫皆夙也賦者鋪陳其事比者引物連類興者因事感發雅者陳其正理頌者羨而祝之以詩考之則采采卷耳不盈碩筐為興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畀好是懿德為雅也自漢以來各自立一家之體則詩人之

夙如建安之夙豪健晉宋之夙放蕩齊梁之夙流麗其餘隨其所長各自為一家之夙然古人不必指事言情而後鑒戒其剛柔緩急哀樂喜怒之間夙教存乎其中矣所以上以夙化下下以夙刺上感入也遠入也深自詩人之後失其本餘五者古今甚同不可移易立此六義該括盡矣毛公解詩多云興也與鄭說便自不同然則古人之論殆如此自鄭氏以來遂泊乏也耶

陵陽發明思無邪之義

僕嘗論為詩之要公曰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三百篇中有羞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却論工拙室中話

楚詞

晦庵論楚詞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
着氣力做只是不好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
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
得密後隔了離騷註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
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人

三百篇

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辭叶韻作子厚名字
列在漳列

荀卿所作成相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
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於竟之規者其詞亦
託於楚而作頗有補於治道

越人歌乃楚主之弟鄂君泛舟於剡波之中榜柁越人
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
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師六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
知豈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
司馬相如之文能後而不能約能諳而不能諒其上林
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太人之於遠遊

其漁獵又泰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長門賦哀二世賦
為有諷諫之意而哀二世賦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
尤當領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袖局促而不敢盡其
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
而猶以封禪為言哉

顧况詩有集然皆不及其見於韋應物詩集者之勝歸
來子錄其楚詞三章以為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
然々其朝上清者有曰利為舟兮靈為馬因乘之觴于
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非維所能及然他
語殊不近也獨日晚歌一篇亦以為氣雖淺短而意甚
差健云

楚詞

韓愈所作十操如將歸龜山拍幽殘形四操近楚詞其
六首似詩愈博學群書奇辭與自如取諸室中物以其
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孔子於三百篇皆弦歌之
操亦弦歌之辭也其取與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本
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上操與詩賦同出而
異各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為離
騷者惟約猶遠之

柳宗元竄斥嶮巖瘴間埋阮咸壽一寓於文為離騷
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幽之有懲兮蹈前
烈而不頹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邢君實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詎而不幸蚤

死其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
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
古字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滄浪論楚詞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熟讀外此惟賈誼懷沙淮南王招
隱嚴夫子哀時命宜熟之其他亦不必
九章不知九歌九章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招魂不
然讀騷之方識其味頂歌之抑揚涕洟前襟然後為
真識離騷否則如夢金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
休九賦不足為騷

楚詞

兩漢

古詩十九首

古詩渺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劉之制非表唐
之唱鍾嶸詩評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
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
高妙
目氏童蒙訓

蘇李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為五言雖文律各異雅鄭之音
亦雜而詞音心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

作唐元稹撰子羨墓

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

晦庵論垓下帳中之歌

項羽於垓下帳中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為強不知義者之深戒

晦庵論太風歌

文中子曰大風實不志危其霸心之存乎羨哉乎其言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終自千載以來个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西漢

晦庵論賈誼

賈誼以長沙卑溼自怨壽不得長故作服賦以自廣太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為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誑者夫豈真能原始及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厠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識其何說也

晦庵論班婕妤行蔡琰

班婕妤所作自悼賦歸來子以為其詞甚古而後尋於

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栢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表殆不過此云

蔡琰所作胡笳雖不規規於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已之言要為賢於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棄此而獨取其悲憤二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辨其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察歸來子祖屈而宗蘇亦未聞此何耶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猶能知其可耻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間矣

兩漢

建安

摠論

建安詩辭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李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耳詩眼

魏文帝

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詠百許篇
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辭贍
觀始見其功矣不然亦何以銓衡群英對揚厥第之義
詩評

曹子建

子建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高奇辭采華茂情兼雅怨
辭備文質粲然溢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
也譬如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
女工之有黼黻裨爾懷金吮墨之士宜乎拍篇章而景
慕映餘輝以自矜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外望思
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間矣鍾嶸詩評

建安

王仲宣

仲宣詩其源出於李陵若發激憤之辭文秀而質羸在
曹劉間別構一體亦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評

劉公幹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陵霜
高夙跨俗但氣過其文然陳思曰往後稱獨步詩評

六代

摠論

漢魏後陵達寒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三陸西潘丁
左勃然復興踵武前王流夙未泯亦文章之中興也求

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下時篇什理過其辭淡然寡欲爰
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以道
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於是郭景純用後上之才變創其
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亦未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裴然之作永嘉有謝靈運才高辭
盛富艷難蹤固以含劉跨郭凌潘左故知陳思為建
安之傑公幹仲宜陸機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
命世也詩評

晦庵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褒貶不同

六朝諸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

六代

月中踈銀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詩評周

五言之警策

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嵇康雙鸞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
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右感亂景純
遊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叔元離燕明遠成邊太冲詠
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運擣衣之作斯皆五言
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乎
鍾嶸詩話下同

阮嗣宗

嗣宗詩其源出於風雅無雕喪之巧而詠物詠懷可以
陶性靈發幽思言猶耳自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

會於風雅使入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詩評

張茂先

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浮艷典託多奇巧用文字務其妍冶雖名高曩代而敦亮之士猶恨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箱猶體爾今置之甲科疑弱乙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間耳詩評

潘安仁

安仁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羽毛衣帔之綃縠猶尚淺於陸機則機為深矣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々得宝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詩評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体華淨少病累有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大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其辭葱倩音韻鏗鏘使入味之壹々不絕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密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祖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寄之奇然且卑醇英華厭飲膏澤故文章之源泉也張歎其大才信矣人云古詩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擬詩十首文温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竟幾於一字千金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懷友之辭且有清拔之氣
琨既體良才又雄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評
晦庵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

郭景純

景純詩憲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變中原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垂
玄遠之宗詩評

文選注云遊仙之制文多自叙志俠中區而辭無俗累

三謝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吳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孰讀
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宋本此下脫三葉

逸無詩宜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吳運惠運元暉詩合
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
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
也又云吳運在永嘉因夢惠運遂有地培生春草之句
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
處蓋在於鼻無望目無膜爾鼻無望片將焉運目無膜
昆將焉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與吳運如於名
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志歸元暉詩
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管言艱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惠連

小謝才思富健恨其蘭玉早彫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灵運銳思何以加焉詩評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原失步羽遠變色詩評

靖節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西清詩話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辭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

為病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漁隱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龜山語錄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硤碓之與羨玉予觀樂夫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以矣惟韋蘇列谷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復齋謾錄

晦庵論歸去來詞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豔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詞

六一居士惟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遜齋閑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艱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冷齋夜話

休齋論歸去來詞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迄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恣豈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漢武帝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亂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釣夫而不淡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裛露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若後詩話

詩人以來無此句

荆公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入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若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尊卑遺書廢詩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送謝載醪扶蹇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此志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殺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飲酒詩

飲酒詩云客艱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之不過軀之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二曰客艱千金軀臨

靖節

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絳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韻語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以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詩彥周

辨詩品所論淵明詩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攻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真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

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
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
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
區在位者何足繫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
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
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石林詩話

坡谷歎淵明之絕識

山谷云東坡在穎川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
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
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嘗曰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蜨娘糞九此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
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
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拳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太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遠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

非余促昨暮同為人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纍從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闈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志慙空像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濟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

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情鍾世味
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快忿而作此辭豈真
若是乎漁隱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
九十行帶索采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
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自後錯舉兩聯入
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采啓期事
近出列子不言采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
而帶索則自少壯至于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

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詩眼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
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
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
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色利吾何趨焉
好味止於啜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太歡止於戲
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
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漁隱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竟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
有五男兒恣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十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不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詭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
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之譏議宗文
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
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卷終

黑地白文

靖節

宋本中唯貞字缺筆而桓構敦俱不缺殊不可解又劉春虛之春亦不避



